



毗陵集卷第五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著

表下十三首

為江淮都統賀田神功平劉展表

為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

為江淮都統奏破劉展兵捷書

為江淮節度奏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

為張洪州謝上表

為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

為獨孤中丞謝讓官爵表



為物孤中丞謝紫衣銀盤椀等表

為謝濠州刺史表

謝舒州刺史兼加朝散大夫表

謝加司封郎中賜紫表

常州奏甘露降松樹表

為江淮都統賀田神功平劉展表

臣某言得田神功等狀稱官軍以正月二十六日遇江大破賊衆擒元惡于蒜山之下亮殘撲滅江界無事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四時成歲秋為司殺故聖人則之以作五兵蓋奸宄寇賊或乘釁而起

則干戈弧矢亦有時而用自陛下率遏亂略再造區宇機槍旬時竹破瓦解蕞尔狂狡敢干天誅作為長蛇荐食江漢乃矯誣我天命攘竊我王師暴殘我城邑傲擾我邊鄙判吳之人若墜泉谷萬姓業之奔走無所陛下神聰不測睿筭無方將欲擒之必固縱之先後其心而厚其毒然後制勝而極之下撥略千里之外使神功等一戰而陷陣再戰而逐北三戰而擒其渠魁繫頸以索覆巢傾穴刮野掃地如烈風之破駭浪嚴霜之墮落葉決辰之內平揚州定淮南下朱方收三吳流亡者復故業塗炭者返壽域扇以皇風

與之更始遂令東土耆老復見漢官威儀非陛下
武乃文之鴻烈日用不知之玄化孰能陰騭聖化如
此其速臣無任慶抃之至

為杭州李使論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

臣某言臣聞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
卒鋒不可當人心動搖物情危駭五道節制望風
潰散自淮而南至于海隅遂無敢保一域能守一
節者唯少府少監李藏用以宗室近屬憂國如家
臨危抗憤忠勇奮發收聚散卒糾合義盜交侵則
臣此州危亡是懼伏與賊轉戰堅守蘇州相持經

月殺獲過當兇徒逆党鋒銳挫衄自此王師載張賊
眾知惧其後以外援不至眾寡懸絕遂移師就險
保杭州當山時江淮諸軍已散平盧之師未至三公
全吳賊有其二藏用且募且戰獨守孤城以忠義感
激令驍雄樂用旬月之內致死士三千賊遣偽將張
景超孫待封等盡銳率眾分道來攻藏用與將士等
戮力一心義形于色殊死決戰奮不顧身遂能兵鋒
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盡敵覆而屠之前後俘斬虜
獲至數萬計尚使微夫人之力扞此州之境則江介
土宇盡為戎疆海隅蒼生非復我有由是浙江之

南至閩嶺士庶兒有波逆道路窮寇不敢擔揆
屏息風波晏然百姓樂業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藏用
之功也今都統使停本戍已罷孤軍無主莫知適從
將士嗷々未有所隸天聽高邈無人為言遂使殊勲
見委忠節未錄口不言賞々亦不及伏恐非聖朝旌
有德表有功之意今逆寇雖亦人心猶携山洞海島
徃々結聚睦州草竊為蠹尤深惟憚藏用之兵是以
未敢進逼若此軍一散必群盜交侵則臣此州危亡
是懼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錫之勲策委之
政俾惣統所領以鎮遏江表實江東萬姓願之

望艱難之際人多二心以宗子維智勇如此必能使
寇賊奸宄不敢伺間隙則江淮足以高枕而卧陛
可無東顧之憂臣屬忝葭莩任居牧守安危之分臣
實預焉臣無任

為江淮都統使奏破劉展兵捷書

臣聞聖人之生不能使大盜不起唐堯之代時則有
四凶在列王制所以誅不恪討不庭小者市朝大者
原野奸宄草竊何代無之劉展包藏禍心為日固久
敢肆奸慝乘間阻兵長駘凶徒掩臣未備以偽言亂
衆謂天命在已予是有豕食江淮鯨吞荆吳之心

黎庶掩越人神憤怒臣職司靖難敢不戮力當唯
略以殄寇讎謹遣副使少府少監攝侍御史李藏用
屯兵杭州伺隙進討且分處隘害以遏其唐突賊衆
狃于初役師輕而驕不虞我軍能折其銳也乃以今
月三日使其偽將軍張幹朱法雲等領步卒七千馬
軍六百徑入杭州東門焚燒閭閻鼓噪而進藏用引
其精卒設伏于途羸師張之使入死地然後整堂
之陣以薄其壘使左廂兵馬使潭州長史李澄右軍
左一將張巖光先鋒將李強李陵等佐之都押衙
幹為右軍左押衙楊履和都虞候魏守寂佐之

將皇甫山柶左三將梁朝康承寂左四將吳季
楚王顏光胤等督游軍之騎以弭縫其闕表裏合
竒正夾攻以將帥之餘勇因黎元之積憤奮皆敢死
登必爭先赤羽交而三軍風生金鼓鳴而萬夫氣作
自卯至午覆而敗之神持電掣雷落山破賊類無餘
隻車莫返鋒鏑之血朱殷長江甲齊崇山危作京觀
實賴陛下聰明齊聖與日月合故能慮圖發于樽俎
而成靈加于遠方臣等盡敵如拾芥成功如指掌惡
氣殄稜掃蕩無日海隅蒼生比屋何幸臣無任
為江東節度使奏破餘姚草賊龔厲捷

臣聞皇天分時，秋為司殺王者，立極兵以禁暴虐。有共工、苗人之患，殷周有鬼方、昆夷之戰，蓋蠻夷狃夏，自古有之。自頃胡寇作逆，吳越震恐，龔厲父子乘間起兵，劫明州之人，略餘姚之地，負阻海口，憑陵江干，蟻聚偷安，蠶食分給，屬王師北伐，未遑南征。遂茲二春，侵掠益甚，將擬復東甌，故地窺南越，僭逼邊邑。黎庶為之騷然，臣方荷推轂之寄，懷盡敵之計，思所以扶乘天威，圖制遠略，料其貪而無整，勇而無剛，鳥獸聚不足當堂，之陣山潛海，慝不足用。桓桓之師，難以力制，易以計滅。臣遂遣軍將潘景蘭領輜輶

數十輩，偽為商旅，傍山谷往來，以餌之。又遣軍將呂道光領拍博刀手一百人，取共便道為伏，以待之。道軍將左璋率斃手一百五十人為左翼，將軍將余能變率斃手一百五十人為右翼，皆三吳良家。百越勁卒爭賈餘勇，樂于公戰。蓬頭突髻，焱騎火烈，相為輔車夾敵之路。又遣軍將張思覽率拍博刀手一百人為中軍，操中權之制，以節其進退。以三月二十九日至青烟洞口，果如臣策。賊遂出山，先者遇伏，鼓譟合戰。于是竒正畢舉，四軍夾攻，賊衆奪氣，不知所守。鳴鞞雷動，飛鏑如雨。搏戰四十里，殺其三百餘人，龔厲

稽天誅且修
多收合餘燼八九十人更登高埋背
山借勢張思覓等連弩亂發引軍合圍天聲揚而勇
士厲銳氣作而妖星隕遂斬元凶父子擒其妻孥餘
党僵仆原隰脂膏草莽猶恐蔣潢醫蒼尚有伏奸遂
攪山搜谷刮野掃地傾其巢窟返旆而旋累其逋誅
一朝撲滅非陛下聖謨神策與天合契制勝兩楹加
威四海則安能剪豺狼如拉朽掃撥槍如拾芥使吳
越又安江漢澄廓臣受鉞未幾覩茲成功無任慶快
之至謹差攝福州泉州府別將左璋奉捷書以聞并
齎逆賊父子頭奉獻伏望懸之藁街以示百姓其餘
官收山海餘妖自取誅滅既非強敵不足叙功謹錄
奏聞

為張洪州謝上表

臣其言伏奉某月日勅除臣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
事洪州刺史充洪撫等七州都防禦觀察等使臣才
不如人位忽過量仰戴天造兢然自失臣其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往歲祿山以盜泉飲臣臣受左社之
辱而不能死陛下以鴻私活臣臣荷乾坤之施而不
能吞徒竊竄采三吳藩郡至于俗阜不擾人或少康

此實堯風神... 臣曰用敢... 功以爲己力不謂
陛下獎勸是務以臣爲勤自春徂秋凡三錫命九州
之伯臣忝其二况豫章重鎮荆揚與區五嶺控其南
九江在其北連帥所統安危是繫分憂之寄豈臣足
當負荷恩輝懼殞越于下今以其月日到所部止訖
謹當靖恭守位夙夜在公宣皇猷以導風俗仗天威
以訓師旅庶以四境無虞百姓輯睦爲報力不足則
繼之以死臣之分也敢有貳事臣無任

爲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

臣某言臣仕于太上聖皇之朝早蒙寵秩位至副侍
任兼干城摩頂至踵皆聖皇所錫陛下又不以臣菲
薄加臣憲威殊私降臨榮命重疊臣頃雖傾誠竭節
竟未能夷凶靖難思所以仰酬天造緬邈無階以去
年五月五日於淮陽鑄上件鏡欲獻之行在爲聖皇
壽筭申犬馬之意臣子之心屬豺狼方熾道路艱阻
懇願空積上達無由今宸極正而乾坤貞觀警塵收
而日月開朗學白露盛序之秋是黃河澄清之日臣
幸^逢佳節願展微誠謹遣某乙進上件二鏡一獻聖皇
一獻陛下輒以愚懇上續聖壽臣伏以聖皇報契
垂^上有如金玉之盛陛下時與天^心心

自以金龍飾銜。其聖德伏其維。任莫
德挂仙臺而如日之升。含物而無私。不照而臣之肝
胆亦庶呈于此。輒躡宸扆。戰越交泥。臣無任

為獨孤中丞讓官爵表

臣聞任非其賢則負乘之寇至寵過于分則尸素之
患生所以建官者必惟賢是擇就列者亦量力而處
臣幸以驚蹇遭逢盛明頃當過亂之日諤以專城見
委雖常嘗胆歷年然未有以報國階下冀臣微效
驟加崇班以執憲剖符之職兼推轂授鉞之寄任至
十連澤及三族臣豈不知踰涯越分冒寵叨榮顧凶

党尚存王師未戢當聖主宵衣之日非臣子釋負之
秋是以勉勵疲朽不敢陳讓然亦來竟未能奮一音
展一策掃蕩寇賊仰酬恩私而事乖誠願以加風疾
無功而當厚賞抱病而處大藩尸位曠職臣實增惧
今聞大軍長驅已濟河圍鄴妖氛殄氣朝暮廓清
聖朝方當橐弓矢而休牛馬搜俊乂以脩駕鸞豈臣
菲薄之負疲共之身所宜猶握兵要仍居寵秩使上
躡朝倫下速官謗以臣固陋猶知其不可况陛下聖
心乎伏乞特降睿慈矜臣疴瘵計臣停官養疾以避
其賢良則悽。餘主於茲幸

為獨孤中

言賜紫衣銀盤

臣共言今月十九日越州長史盧漸至伏奉某日月
勅書特賜慰勞聖藻御札降臨自天二十三日中使
劉光俊至又奉宣口勅賜臣衣一副銀盤碗等冬一
兼百索一筒紫衣十副分賜用命將士端午續命推
心而澤流萬里頒賜而慶及三軍臣等捧戴恩渥殞
越是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拔自周行見委
委戎律受金鉞分竹符荷天之寵歲一周共竟未能
虔奉廟略誅鉏殘寇使邊烽尚燃虜馬未却臣之罪
也陛下不以臣官非其據任重于力而驟降殊榮累
加厚賜天文下矚而星辰爛燦宸翰俯臨而烟雲飛
動况盤盂器用章服繒綵賜臣為壽施及行間投
之恩未足言醉挾纒之德曾何喻暖臣等雖勉勵忠
勤誓消塵霧然絲髮之効未展雨露之渥亟加揣分
循涯臣惧深矣謹當宣皇恩以勵將帥奉師律以練
甲兵必使江海無虞士卒知訓然後畢力殄寇以答
鴻私臣無任

謝濠州刺史表

臣及言臣伏奉今年五月一日勅授臣使持節濠州
諸軍守濠州刺史臣頃待罪北官備三郎

補增員且媿陛下不以臣愚推后二十石。今之
刺史古之諸侯州人安否繫在一吏臣非其才無以
祿旨奉詔之日惧又甚焉以閏六月十二日到所部
上訖唯當奉宣聖猷竭誠師下瞻恋天造酬効無階
臣無任

謝舒州刺史兼加朝散大夫表

臣及言臣奉七月十八日勅加臣朝散大夫使持節
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充當州守捉使兼知淮南岸
當界緣江賊盜等臣典濠州無政可紀人幸不擾
罄致流者稍復年登之力臣敢貪此以為已能陛下

過聽驟降殊獎既增之秩又命以服無德受賞媿孰
甚焉仰戴皇渥且榮且惧今以九月二十七日到
上訖經積年寇盜瘡痍之後百流姓流竄十不一存
臣以奉宣聖慈與之休息勞來鰥寡薄其徭賦是以
招携亡者撫柔存者庶經秋之後頗或安集非曰能
亦莫竭力焉臣無任

謝加司封郎中賜紫金魚袋表

臣及言伏奉三月一日勅加臣檢校司封郎中使持
節舒州諸軍事兼舒州刺史充當州團練守捉使仍
知淮南岸當岸界緣江賊盜濶濶紫金魚袋殊榮厚

驟鍾臣身且喜且駭以媿以懼臣聞堯舜建官三考黜陟漢代二千石以循良稱者於是有至書勞勉增秩賜金之制臣到官始半歲賊事未有所補見在戶口纔半地着其中鰥寡疲弱不能自存者十猶六七徵遣征賦未嘗及期此臣政不逮力不任之効獲宥罪戾幸固深矣豈謂皇恩驟降復以古典命臣加位授服寵過臣量伏讀詔旨懼孰大焉此州則古荆舒之地詩人懲其剽輕復當賊寇虔劉比屋流亡之後其人心已難安易動况加徭役稅歛日不獲已緩之則則驕急之則散輯柔底綏之道尤非愚臣所及伏思

夙夜勉勵力安斯人省事以慰其愁示信以杜其諍亦冀俗稍務本人漸足食使貢賦之入歲增月長三歲六比以版圖歸于有司犬馬之心也敢有貳事臣無任

謝常州刺史表

臣及言臣伏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勅授臣使持節常州刺史充常州團練守捉使臣伏以江東之州常州為大陛下不以臣不肖拔臣于群吏之中以考則年未久以勞則功無可錄而除拜之次加于人一等臣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往歲嘗忝諫官歷博

士尚書郎之秩雖備嘗獻納累黷天聽竟無絲髮裨
補明盛及典濠舒二州出入七年又不能副陛下政
平訟息與我共此之歎至如流人自占旱不為灾實
由陛下當勤恤之初下哀痛之詔寬減租稅入三分
之二是以和氣旁感災變為福：流臣州政是以又
臣寧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今陛下賜臣詔曰斷獄
歲減流庸日歸以人俗之豐給當淮湖之災旱陟亦
明劾宜列中朝臣無其實謬奉殊獎伏覽聖旨惶悚
殞越况陛下厲精百揆之始日以堯吁舜咨旁求俊
造或經時不除一吏除必以公才為先苟非其人位

不虛授縉紳之輩僥倖望絕臣當如此獨荷榮寄人
之多幸將自臣始致寇速謗實憂自貽今以三月十
十七日到州上訖雖頷勵疲鈍增脩吏賊惧力不逮
上累皇明奉詔夕惕且慙且駭無任

常州奏甘露降松樹表

臣及言臣州內廳東階下二松樹自今年十月十三
日夜至今月十八日夜前後二十七度甘露下降樹
根枝葉沾洒皆遍潔白凝泣味同飴蜜餘滴漏地委
積成泥傾州官吏咸共榮觀臣謹按鶡冠子云聖王
之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甘露下瑞應圖曰王者

德至于天則甘露降松栢陛下實行慈儉懷柔遠近
無為之政與太古同風故天地氣和合而成瑞况休
徵感應之始嘗陛下降生之日皇符昭晰天意炳煥
蓋表聖壽寶歷將與天比崇臣為州三年無績可紀
疲朽何幸目覩禎祥臣無任喜抃之至謹奉表以聞
伏望宣付史館

毗陵集卷第五

毗陵集卷第六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著

議九首

景皇帝配吳天上帝議

故太保韓國公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隴右節度

經略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梁州都督

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酬答三首

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謚議并酬答三首

行狀一首

唐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陝州刺史裴禎行

狀

議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于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饋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饗而祖契革命作周

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而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邵禘郊宗祖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祖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宗文王而祖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隳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于宣公太公之不祀及古違道斯

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
尊尊之禮也時更七聖載經二百名臣碩儒備經討
論未嘗有獻同異于宗廟今將議其全典變更先聖
制度曷知其可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
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祖根本之道其墜于地乎漢
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
國家方將敬祀以和神于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
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
仍舊典謹議

故太保贈太師韓國苗公謚議

太師秉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唯允論道
賦政送往事居協恭秉彛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
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
無滯用襦袴之間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室
之季二京為戒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處危踐機不
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于豺狼之口道不污
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年中天下多故皇綱
未張肅宗循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
為師持清靜守取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
猷茂焉能知人能內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

群萃而置公器不五六年比肩戎賊者光映榮府當
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
焉夫九德咸事寬之為首百工惟時能哲則惠宜其
享天眷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謚易
其名謚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其德
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鄒文終侯留文成侯
是也蓋有績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大師德冠縉紳位
伴周召將加諡謚之制宜以鄒留為準謹按大戴禮
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猷稽千載之令典合二
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時任太常博士

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室
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州人士狼狽鹿駭猛武磨
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歛保性命而完妻子或競先
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
守位義不去以全死節誓不辱勢官力屈以朝服受
批猶忼慨感情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
色西向而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
曰洛陽之存亡探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
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及以為不

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足而則生死以之危而
去之是智免也忠于何有益苟息殺身于晉不食其
言也仲由結纓于衛不避其難也元冥勤其官而水
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
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于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
也以為死輕于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
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于里克孔惺廉察之任切于
左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党兵威烈于水火
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
不去豈不以節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

全其操持于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
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批憲
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危不能救而繼之
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
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時黃門以直道佐
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謹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
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
國公郭知運謚議

博士獨孤及議曰郭知運驍勇有謀善用兵起行間

為唐大將當時唐興百餘載天下克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元宗循漢武故事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角故能破默啜可汗以靖其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砮以西烽火為息慰荐麾下吏士任必才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真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文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納並為中興明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于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于配食之位則是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返懷遠曰厥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左司員外郎崔履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間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

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
屢制方隅朝廷榮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
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之初賄賂特加碑誌並
建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于典
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况今列土者接畛
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于
簡牘抑恐名器等于草莽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
經云以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
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
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之恐貽越禮之讓以

國家而言之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謹議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葬將易名時也
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
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
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
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
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
當太師一年矣王諱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真卿八
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
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去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年

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仁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于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若知運者處方面既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佯飾終之禮宜加于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政者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惧名器等子草莽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寮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于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沒代遠近為

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泐于天下而獨隔于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京五原塞擊柝之聲聞于咸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沂瀧之西左衽是惧今朝廷方出將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其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惧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于三千之刑本非為沒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

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王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
子之存止為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
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誼謚議

呂誼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
中與三司同鞠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
當時平用中典誼參其論在台司覈雖無匪躬之
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年有成號令
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
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

焉自至德以來受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

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和如誼者蓋寡豈不以人

散久矣而兵未戰挹濁流者難俟清整琴絲者難為功

誼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

指闔境無拔葵啜棗之盜而楚人至于今猶歌詠之

此其才略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

威德克就曰肅楚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

諸諡容請謚曰肅謹議

度支負外郎嚴郢議曰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

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誼昔事先朝累擢大任至德

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棘躡靈武志躬進忠一
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
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猷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
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款蓋
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
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相苗
太師師崔趙公等雖庭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
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
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緊公之力也古
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

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尚書
韋公陟入登左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良侍郎杜公
之莅江陵也公荐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
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
接武武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
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
仲蕭何之舉曹叅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日餘
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
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
日在台台穀、無匪躬之能者乃扶瑕德之論非

適中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
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
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
恭懿若以美謚擬于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誦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誣任宰相日淺當時謂肅宗躬
親萬機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于巖廊
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及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己其略
見于事其恩惠被于物其風謠存乎人故得而稱之
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著者有司之職
也其閱實詔獄在未洗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

再告至若推進名公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
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
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
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于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
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
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
之戒且非唐虞師錫金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
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
在懲惡勸善不在褒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代
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

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終德臨事審命之忠于
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
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少而略其
細故言武不言文言文不言武三代以下朴散禮壞
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
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
略喻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
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
褒不夫人唐興猶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
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
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鯁直亮近貞性多猜貳近
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失其名遺缺非一言所能
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為為
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
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
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景謚忠魏知
忠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
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
吏有以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
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数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不如周威烈王慎靜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威魏
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
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福也歷攷古訓及貞觀以
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
二字為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具示謹當以為按據若
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請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
然之異則不以為謚至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
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
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曰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

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
矣哉以諲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
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寧俞之不祢文豈必因
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
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勇之密重王渾之
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
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賤何嘗
微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
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行狀

唐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陝西刺史裴公行狀

曾祖仁基隋光祿大夫行左光祿大夫皇朝
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
忠

祖行儉皇朝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尚書聞喜
縣開國公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獻

父光庭皇朝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
正平縣開國男贈太師謚曰忠獻

絳州聞喜縣崇慶鄉大平里裴稹年若干行狀

公天姿英拔德宇宏曠顯印公器磊砢高節武庫森
戟玉山照人起家以門調補千牛備身歷太子通字
舍人太常寺主簿是時萬邦方入獻公當國天子垂
衣穆清以有天子而來賤之闕疇咨之府公入則竭
力出則匪躬外詢輿人以脩過庭之問陰荐多士用
宏審官之選既而濟、俊、燦、盈、東、閭、邦之得賢於
斯為盛畫一之詩作而嘉魚之頌興公之裕蠶也轉
京兆府司錄叅軍犖轂之大網轄之劇牒訖浩穰文
墨填委公投刃餘地而大部斯批若網在條而衆目
不紊談笑之隙簿領肅如論者知逸驥之足方自此

始開元十一年獻公捐館惇然在疚哀越于禮會執
事者醜正作福怙寵匿怨乃因喪乘譽將逞憾于我
言之如簧上亦投杼公乃銜恤進牘叫閭抗憤危言
自明至誠旁感由是宗祏垂祉高天聽迴恩方照微
神亦悔禍平令臧孫有加等之葬公業有不忘之歎
公之克家也服闋授起居郎載筆赤墀書法不隱開
元二十四年三庶人以罪廢事出宮闈變生飛語時
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默朝
野疑懼公乃從容請聞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
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

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
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日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
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
祠部員外郎恪居禮闈休問惟穆弘濟之略固為已
任于時縉紳高議方以青雲期公不吊昊天降此短
歷開元二十九年某月日薨于第春秋若干君子謂
公貂蟬之葉珊瑚之器壽不及黃耆名不登明堂天
亡其未孤趙之勲成宣之德也非昌其身必大于後
果介繁祉有才子四人長口倩尚書駕部員外郎兼
殿中侍御史江西道租庸鹽鐵等使次日敕尚書司

勲負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奉中軍元帥雍王軍事次
日倚殿中侍御史試守萬年縣令季日備太原府榆
次縣尉構厦瓌材切玉利器價敵三虎族擬八平朝
庭褒之方倚以成務元年春建辰月肆大青命有司
錄勲追舊于是詔贈公諫議大夫猶以禮未起倫位
不充德秋八月詔曰贈諫議大夫裴某操履貞純器
能溫敏素推雅望嘗踐清班志業屈于當時風猷悲
于既往頹其胤嗣久在周行雖禮及前脩已申追遠
而恩霑後命宜有贈崇俾高列岳之班更表重泉之
飾可贈使持節陝州刺史禮也公天機超邁雅有大

略氣直而溫性擾而毅貞可幹事善足救物外坦蕩
豪舉朗然不羈內敦敏純固忠而能力至若輕死重
義貴身賤名視錢帛如糞土戲公卿若草芥其于履
危節機臨大節則氣貫責育勁伴風霜未嘗以得喪
夷險蠶芥于胸臆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公實有
焉謂宜荷天之休俾熾而大龍泉未試隙駟先往天
乎斯才而有斯壽今寵優以命澤及九原已伸追遠
之恩請遵易名之典

寶應二年某月日故吏某官某謹上

尚書省考功夫存以行觀其志沒以謚表其德則名

實不虧善惡知勸謹按故尚書祠部負外郎
能匡諫宏圖方壯利涉未息舟壑遽遷音徽已沫命
官褒德合荷寵章考行飾終敢徵前典謹上

毗陵集卷六

毗陵集卷第七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著

銘 三首

仙掌銘 并序

古函谷關銘 并序

洪州大雲寺銅鍾銘

頌

慶鴻名頌 并序

碑

陳田郡文宣王廟堂碑 并序

阮公嘯臺頌 并序

論

吳季札論

銘

仙掌銘 并序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
與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有尸其功者若巨靈鼎負
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招太華絕地軸使中象下山
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仰無不害此巨跡于峯之
巔後代揭厲元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以詭不

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拘其一域則惑于何方曾
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異而辰之使輪轉環
遠箭馳風疾可駭于俗有甚于此者徒觀其陰陽無
朕未嘗駭焉時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果惑矣夫
地有觀陰陽有藏煅煉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
性氣有不達于物則造化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
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則為瓶為缶為鈎為棘規
者短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
之有瓶缶鈎棘也巨靈之于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
機冥而聖力啓元精密感而應也

石馬可以身神行與方多用不測
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于巨細之境則道斯遠
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樞指揮太極蹴躡氣立
乎無間行乎無窮則捩長河如措盃擘太華若破塊
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以導西河為神奇可
不為大哀乎哉、靈掌纖指如畫隱鞞磅礴上揮太
清遠而視之如歛捫青天以掬浩露攀扶桑而捧白
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
十年有八載命尉于華陰華陰人以為紀嶠嶷勒之
杲嶧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立聖巨跡豈帝者巡省

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後之言歟亦之斐
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
經啓地脉乃眷斯頤高掌遠跼若剖竹騖若裂帛
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而極
趾挂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受化翕忽希夷杳冥
道本不化生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
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
介二大都中亭高聳霞翹烟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
葛峯翺翺長干上古以閱、力下視衆山之踞噉象

在邦人子水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未或
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
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崗藂倚長河屈盤萬里
來束崖奔嶺感谷抱溪鬪崛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
夏于閩闕鎖天府于戶牖外扼九州之咽喉故百二
形焉內擁六合之奧區故霸王出焉其中原鹿駭
戰國蝟起嬴元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運衡

此關是時也開關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
有大宝遂吞中區及江返秦壁天祐漢祚高皇帝提
劍而西以遏亂略斬白蛇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于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
若詢事國謀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
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于舊宅傳寶圖于本枝豈上
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國如此其盛耶太
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衿帶如故
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為茂草恐復舟失于壑岸化
為谷高哉之後味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永來裔

詞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
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
何以志之勒銘巖扃

洪州大雲寺銅鐘銘

叅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于聲故天地以雷震萬
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鍾警六時天造聖作同
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三像教不墜而法鼓
之製存形：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與乎
人將歎誕敷戎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

鍾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以
方上士釋法觀精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
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官金工脩厥戒令法陰陽九
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修弇之劑以諧清濁聚精
會神鳩工于其間弘誓既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
施者如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况祝融回祿髣髴文
應越五月辛丑新鍾成于是此邦民大會膜拜縱觀
盈川塞衢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
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
岌若震若蕩既而拗怒散渙與迴飈俱激越若大千

此鐘集錄卷之

周流六虛經于巖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
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虫豸不蟄於是聆其
者貪駭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叱玉解
刑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
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孚
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勸善因善以建法作法
照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
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頌

慶鴻名頌并序

唐興百三十有八載皇帝在宥天下鑄五兵為農器
栖萬姓于壽域道證德洽神人以和春正月家臣上
將卿士庶尹洎三老五更公侯伯子男相與揭厲皇
猷請增明號上撫謙而未許也僉曰陛下孝達神明
道超先帝以德則符廣運以時則復大朴以功則保
定丕業格于上下而尊稱猶淺鴻名未光億兆之心
何戴神祇之望何塞天子南嚮而讓者九不得已而
俞之乃命有司具昭告之禮二月乙酉脩法駕朝太
清宮敕宮神以洒掃詔月將使警蹕雲動天旋至于
靈壇報功乎三清祈祉于上玄景成享太廟用明水

越席玉^擗彫篲之禮炳蕭以合鄉灌鬯以振魄神休
擁^而靈接精意陳而六幽感丁亥朝群臣于蓬萊
前殿于是四方人大和會命太尉班固瑞合六樂遂
展禮奉策虔受大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女神武證
道孝德皇帝是日也解商野之三網受塗山之萬玉
大赦天下與人更始協時月同度量贊傑俊書雲物
恤高年禮大祇授天瑞受地釐撫柔萬邦存省其安
序遂迎日推筭布慶行賜扇薰風調元氣拓^丁歲之
大統操三皇之遺珠垂其衣裳與^人地合符樂遍禮
崇乘輿乃入然後屏椒房而徹黃屋徜徉乎太庭氏

之館泊兮凝神恍兮存真想洪崖廣成之倫披霓裳
而下鳳闕踟躕左右上千萬壽^仇逢昌運沐浴聖
澤渥而不能頌蒸人賦江漢吉甫仍叔之罪也臣敢
有二事仍作頌曰

穆^之闕宮啟時繹思天有成命孝孫受之鋪衍下土
報功神祇我瑞如山我福孔夷聖敬攸感上玄豈私
訂受鴻私名載揚緝熙風動雲行兩飛露垂昆虫昭
蘇草木阜滋恭已南面無為之師栢曰尊盧萬代一
時^心進^之上帝是祐萬壽^祇是期萬壽^錫是期

碑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銘并序

唐文宣十有一載歲次壽星陳留七郡守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元彥冲所以崇德樹風敬教勸學初公以三後之際分命有司脩廢功舉墜祀而此堂也舊規偏陋下宇將壞我是以有經始之制冬十月丙午新宮成凡天下有道則文教大洽為政者克廣舊典以尊先聖禮也後儀令河東裴勝協恭大猷祇奉成績立石于廟庭以旌盛德所庇云有三才然後有剛柔剛柔交而利言作乎其中于是橫目蚩天不能節黃帝堯舜氏始以仁義極涵其

流及乎夏商而周監二代有明堂之禮樂教之者皆也逮德下衰王室卑而五伯起彘崩墜而六學缺天特持其木鐸以授後聖由是周公歿五百歲乃夫子生雲從龍風從虎大道既作天下化成故夫子脩詩書以酌虞夏敷月之損益而國風帝典備約魯史記以書二百四十二年之廢興而亂臣賊子俱嗚呼不火據何以見聖人之全功乎粵若中郟之剗立民極也以匡頽風防不為曲而觀之法用重典也以去奸究以為苛夾谷之會誅無禮也以尊而君刑不為借三頌是邦之改而魯至于道句使鳳鳥來河雒也

東周之化其在魯乎明王未興亢龍無輔運匪
我非何衰蓋弘其道以救物處其順以安時行
藏屈伸與化推移也其也衰也揭仁義于天下其
大矣也啓土宇于身後出入百代波流萬古孰不日
用聖歆欽若祀典然後素王之德與天地並或曰夫
子栖栖魯陳蔡之間或者其未智與君子曰是智
也聖人與時消息同彼憂患不有匡蒲之難麟鳳之
豈何以試苟合安蒙求使達者順時窮者知命然則
卷舒之跡其可究乎奕奕新廟庶人成之有以見誕
敷之德勿亞之化蓋黜聖其極亦服其服加豐器之

等正當宇之位王命所以寵舊章也西楹之下四科
以珌克公東序西嚮費侯齊侯黎侯吳侯衛侯西序
西嚮其餘未入于室者畫衣冠于西牖配祭所以辨
等威也議者謂我邦君於是乎建宏規而播新命脩
令典而崇明祀講義以度功懋功以從時訓人以盛
德昭德以合禮六者禮之善物而時有遷邑有改不
銘於石之鼎紀奚斯之功是廢名也何以示後嗣遂
命客卿封前上縣丞泗上陳兼志之其詞云

阮公嘯臺頌并序

按晉陽秋阮公嘯臺之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夫雲蒸

于山不擇時而出古人以全德生而衰世于時中州
多士道浸缺於用者知膏火自鏢逃乎累者惧木
雁而傷公由是內張道機外墮天殼土梗聖智糝糠
軒冕遂登廣武以覽古望梁臺而寓詞埋照于竹林
故神于蓬池德充也爾其真懷昔遊故為東平相貽
情善釀故使步兵校尉弛張蘆窰之際出處夷惠之
表否泰莫得介乎靈府名實不足汨其冲氣蠕蠕龍
臥與道偕隱所以沉吟志全慷慨神王獨立長嘯遺
柴此臺當其寓興也蓋將毫將泰山囊括顛氣頽然
自得與造化者為友故卷其用而懷之世莫得而窺

也其外物所感則寄之翰墨焉謂道莫至于專氣抱
一於是著釋老論哀莫大於矯時死名於是吊比
干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賦詠懷詩問道蘇門笑而
不答作大人先生傳歲在玄默余登大梁之墟墟中
之人方誦公遺塵歎玄風蕪沒議樂石以旌朽壤余
採其故事之存于糟粕者勒而為嘯臺頌曰
天下多故賢人穀耻隱於沉飲以俟傾否越禮逃用
晦德忘已不知我者謂我狂且長嘯懷人詠古著書
感時慟慟非必窮途沔彼汴水東流無返跡是人非
荒臺可踐升高走下見青眼道烏乎在日逝日遠

一本迷陽亦既懸解其為離境一天地之氣有時而閉至
清無徒冷然長嘯味道之樞神和天倪之寄窮途物
我兩忘與化俱湯沐河東流不返之跡子已往德
音日遠荒臺未傾嘉樹勿剪升高延佇想見青眼山
有萊隰有薇逝者不作吾誰與歸望古刻石永昭清
徽

論

吳季子札論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于
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
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
左止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

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
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
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泰伯知公器
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
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
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泰伯之讓是狗名也
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
命于子先覆師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
子之闕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昏之春命接餘
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伯荆蠻則大業用康多

難不作隘廬安得謀于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鼎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豐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毗陵集卷之七

